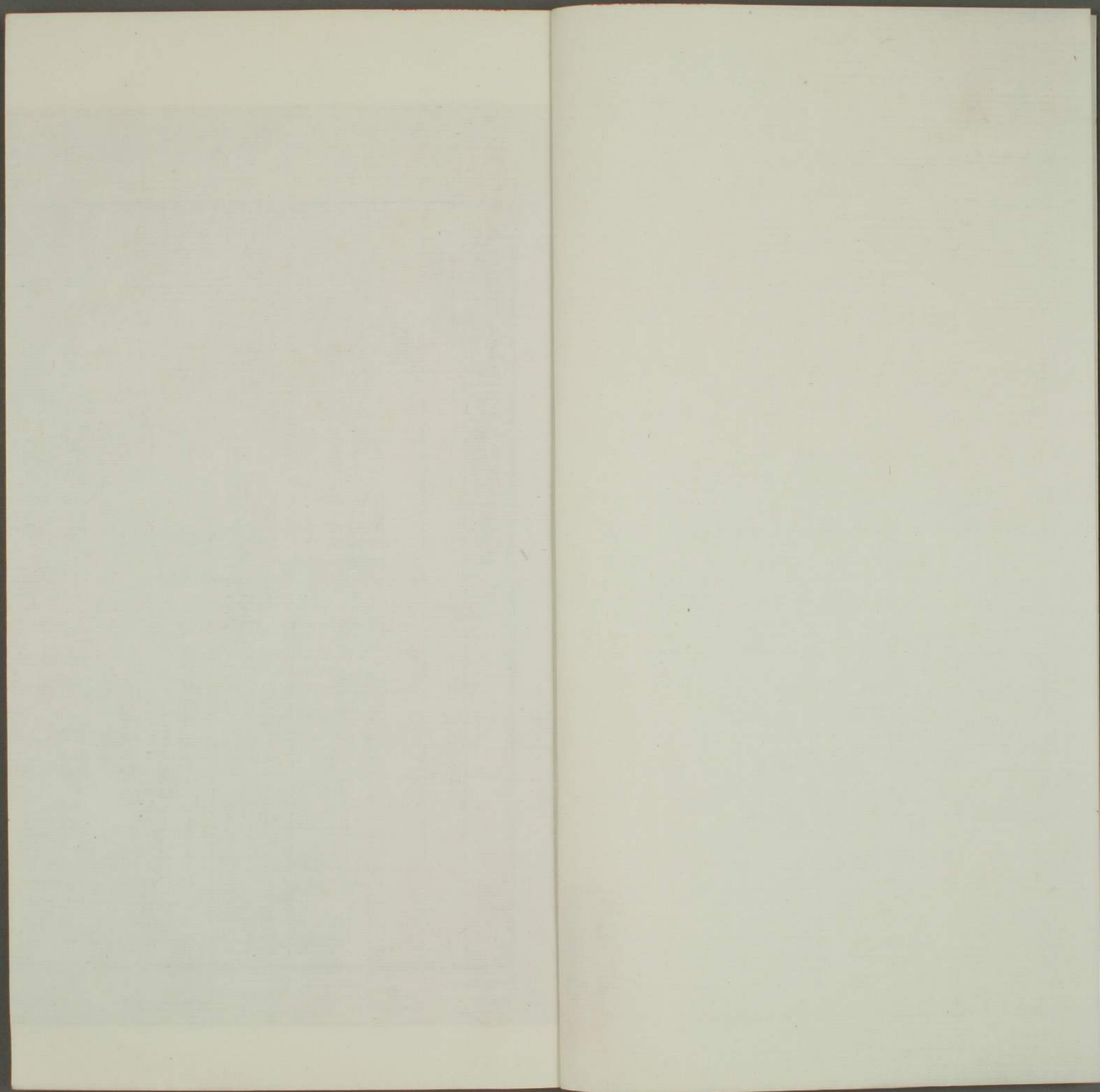


特別  
3412  
3



特  
門 18  
號 3412  
卷 3

昭和五年一月廿六日  
近藤潤岩郎氏  
贈





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王贊曰揚馬者司馬相如揚雄也揚雄賦其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以為式本傳贊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騁云頹波者莊子注波流頹靡之義屈原九章穆溲

變憲章亦已淪

王贊曰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莊子千轉萬變而不窮記仲尼憲章文武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曹子建父子兄弟及鄴中七子之詩劉公幹詩投翰長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王贊曰建安乃漢末年號文武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易繫辭黃帝垂衣裳而

明乘運共躍鱗

士贊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朓詩惟昔相乘運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用世運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士贊曰記表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

千春

士贊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彦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

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

獲麟

齊賢曰詩大雅及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並齊天地之修忽安事人間之紆綈哉

雅俗傳人心不能復振戰國法與王道操塞于戈相侵以迄于祖龍之末亂若離騷可謂兼之屈平之後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遠闊肆注乎無窮而後愈下憲章垂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擯章繡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蕪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翻翻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豈助我哉王贊曰李蕭遠運命論曰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詩之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按本事詩話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為有唐詩人之稱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大清蝕此蟄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  
妃進冊為惠妃欲其為后者好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似屬乎此淮南  
子日月照天下而食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龜策傳月為刑而相  
佐見食於蝦蟆月以况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  
蟾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倫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王賢  
曰張衡靈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  
月是為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住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  
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性迫之為  
薄虧毀為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鵲  
冠子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傳咸詩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楚辭望  
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陸機詩北徵瑶臺未沒  
女南要湘川娥曹植詩迎風高中天圓景光未沒  
**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  
居也蟬蛻遙杰  
也毛詩蟬蛻在甫莫之敢指言夫人遙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  
蟬蛻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大明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蟬蛻則兩曜隔絕萬象  
皆昏亂無主秦符堅辛慕容容垂夫人官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  
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即此意王賢曰毛詩云蟬蛻在東註蟬蛻虹也  
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爾雅虹蟬蛻也俗名為美人晉天文志紫宮垣  
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初元年四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  
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微留四十日滅此用其字唐五行志永隆元  
年虹蜺亘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脅王者前漢儒林傳今陛下開  
大明配天地易明入地中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史龜策傳日月

之明時蔽於浮雲廣雅日月謂之兩曜後漢李  
邕明堂論如北辰居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  
**是今已非**  
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為長門賦  
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王賢曰楚辭風颯颯兮木蕭蕭漢外  
戚傳陳皇后擅寵驕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  
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  
**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齊賢曰按  
蠹祠祭祝詛罷退歸長門宮  
楚辭桂蠹不知所掩留兮蒙蟲不知徙乎葵菜石崇婢翹風詩云桂  
芳從有蠹天愛在蛾眉言桂味辛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  
之者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為之永嘆哉  
天霜天子之威也王賢曰前漢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  
蠹也此用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  
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漢書孫寶曰  
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為臨淄王聘為妃  
將清內難頭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  
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諂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  
言即死后兄守一懼為求廢勝辱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  
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  
効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  
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諶作翠羽帳賦調  
帝不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況嘆終永夕感我第沾衣**  
王賢曰選何敬祖詩勤思終夕  
古詩夜下沾裳衣此篇宋西山先

生貞德秀文章正宗一也唐書王皇后父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証之遂廢武妃也冊為惠妃欲立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子見之說實祖於西山士贊今演之曰蟾蜍薄太清月為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為王后之蠹也蟬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元宗卒為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俘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霖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侵成女寵之禍也蕭蕭長門宮者王后事全與漢武陳后事亦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城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諶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致太白引以此證最為切當桂蠹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臨劾也沈嘆終求夕感我第沾衣者白意若曰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况臣子之疎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齊賢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荆置會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并天下過秦論云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以虎視江文通恨賦云秦帝按劍諸侯西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在關東故云西來士贊曰史秦始皇紀初并天下議帝號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帝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太著皇米上古帝位號號曰皇

帝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在諸侯天下服矣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群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齊賢曰左傳天誘其衷啓啟邑心前漢贊雄才大略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為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王贊曰秦李斯傳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謝玄暉詩文明固天啓後漢地理志陰平穀城堰水出自函谷陰注云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絕岸十丈中容車而已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賈誼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銘功會稽嶺驪望瑯琊臺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東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律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初始皇以二十八歲行郡縣上瑯琊山刻石頌秦德乃並勸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德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士贊曰史秦始皇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末云從臣頌刻此石光垂休明還過吳從江乘渡上海北至瑯琊刑徒七十萬起土驪

山隈尚採不死藥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博乃為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

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從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藥市實因東方朔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內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已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列子仲尼篇子貢注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

象五嶽揚波噴雲雷

齊賢曰

秦紀方士徐市等又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誹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萊成山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鬚掉尾噴浪飛涎說文噴吐也王贊曰崔豹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兩水扶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者詩云維山崔嵬

徐市載秦

女樓船幾時廻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齊賢曰漢書

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交已而土王贊曰史秦紀初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白意若曰仙者清淨自然無為而化秦皇之所為若此求仙者豈如是非乎宜其卒為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後之為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况也賈誼作

輝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包曰周成王時鳳凰來舞于庭士贊曰韓詩外傳鳳延頸奮翼五色備舉漢書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文子曰色有五章左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註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繡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綵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虛歸空入周與秦

丹書集周社曹植詩着來不虛歸橫絕



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齊賢曰史記漢高帝為楚歌曰鴻鵠高  
四海富可奈何雖有翅繳尚安所施士贊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樓  
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此六句是嘆美韓眾侯生盧生徐市  
輩能見幾而作如鳳高

翔遠舉卒遠阮毅之害

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  
名河車據此何車乃藥士贊曰道書蓬萊修煉法何車是水朱雀是  
火取水一斗鑪中以火炎之令佛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姪女次謂  
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也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也  
曰赤河車亦曰黃芽郭璞遊仙詩高蹈風塵外晉庚翼曰兄

弟自不能按脚於風塵之外漢書文帝紀曰春不得避風塵

藥物

秘海嶽採鉛青溪濱

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  
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朱砂  
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十仞餘  
中有一道士李善註云庚仲雍荆州記曰臨

阻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

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馳車絕迴輪

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  
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羽駕言乘鸞駕鶴馳車言御風載雲士贊  
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  
洛之間道士浮丘翁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顛至是果乘白鶴駐上頭望之不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顛至是果乘白鶴駐上頭望之不

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此胤  
其字潘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王遠字方平乘  
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漢枚乘書曰景城跡絕仙傳西王  
母所居宮闕在崑崙崑崙之圃閻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  
之下弱水九重供壽萬丈

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

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齊賢曰抱朴子曰考以視之方莫不以還  
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控鶴者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士贊曰  
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液之事又有韓眾丹法選古  
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悲

桃李何處開此

桃李何處開此

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眾親

齊賢曰鮑照詩艷陽  
非仙境之春也楚辭造旬始而觀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報  
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眾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士贊曰  
阮嗣宗詩天桃李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磐折似秋霜史秦  
始皇紀侯生蓋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為威秦  
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  
去始皇聞亡大怒曰吾前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  
以求時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殺利  
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謀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  
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

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

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 天下知之以懲後益誦發世邊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圭... 中有綠

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疎身

已電滅

齊賢曰許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古詩長跪問故... 三十六帝之外臣四明逸老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淮南子若仕

與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然五情執吾將營丹砂求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為勾

然五情執吾將營丹砂求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為勾

然五情執吾將營丹砂求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為勾

然五情執吾將營丹砂求與世人別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 昔別鴈門關

今成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雲迷胡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

有鴈門塞即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註云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笳云疾風千里揚沙又悲憤詩云陰氣凝兮雪夏零士贊曰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志代州鴈門郡中都督府有三府東治鴈門有守捉兵上有東陁關西陁關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鴈過多被鷹捉而食鴈欲過皆相待而相隨口中銜蘆一技然後過缺中鷹見鴈銜鷹拒之不敢捉楚辭飛雪千里蠅蠅生虎鷄心魂逐旌旆

沒二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廼召拜廣為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僕兵死者過半

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元符四年為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從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方羽獵賦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王贊曰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此篇感調之詩於時必有所為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大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齊賢曰廣記桓豐事陶弘景為執役之士平勤十餘年一旦有一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庭中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无自然玉皇治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列仙傳安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士贊曰抱朴子曰行則逍遙太清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亭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游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寫一量

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贊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冷

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管於嶽氏山下吹之莊子天籟注言天聲其詳史類大流星言去之速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元王贊曰選其賦天聲起于勇士厲備尼詩道逢深識七舉手對吾揖舉手字見其四首註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道經雲華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焉稽首問道召禹而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水嘯叱幽冥收東虎豹呼召六丁隱倫八地顛倒五星以視存身與天相傾也此篇亦游仙詩體恐是贈答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王贊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生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謂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頭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韓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實自董偃始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成陽故地王莽傳玉具寶劍關中為西秦漢書萬章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為此輩嗤

齊賢曰魏楊脩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老不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為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

熊館上長楊時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大玄有以自守伯如也雄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散子菜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菜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投書天祿閣上治爵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菜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選古詩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王贊曰後漢書光武曰孝孫素謹輕傳兒誤之孝孫劉嘉詩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子雲曰以自況也此時也臧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詩必有所感諷而作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子贊曰莊子聖人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達網繆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流 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

營營何所求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漢書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負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為侯今為園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蠅又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子贊曰史伯夷傳大史公曰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莊子無思慮營營此詩達生者之辭也然意却有二節謂忽然為人化為異物忽為異物化而為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悠萬事豈能盡知乎况又乃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也既燭破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

其十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未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江淹詩光曜世所希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為人排難解紛功成而無取也按史記其略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個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尊秦為令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術安在哉吾請為君  
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術  
而無言新垣術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無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  
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  
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即肆然以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  
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術曰先生助之將奈何  
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術曰燕則吾請  
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  
觀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術曰秦  
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  
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妻妾  
為諸侯妃姬與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得故寵  
乎於是新垣術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  
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  
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  
封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解難釋  
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  
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唐書釋音周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  
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曜天下人所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  
良才警海出明珠王贊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注明月寶珠也漢司馬相如傳曰鸞英聲

吾亦澹蕩人拂

表可同調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左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詩  
白平生憂萬貌視權臣浮雲富貴此詩蓋有慕  
乎仲連之為人也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曰太白之意謂黃河東元白曰西海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  
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  
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博雅云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陔入東海離  
騷云指西海以為期王逸注引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  
迫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隼國鳥隼國之西復言有  
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  
然歸西山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王贊曰禹貢導河入于海博  
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左太冲詩白日已西傾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  
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吸景  
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王贊曰傳休弈詩一絕如流光則向列  
仙傳子英贊曰遂駕雲螭超步大極郭景純遊山詩雖欲騰丹絡雲  
蟠井我駕選古詩迴車駕言厲悠悠步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所偶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  
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太白此詩亦此之意古詩欲  
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  
離世其見趣又出乎流俗矣

其十一

松栢本孤直難為桃李顏

齊賢曰毛詩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大白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天  
桃艷李嬌然媚人也王贊曰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買  
四時不改柯易葉荀卿子曰桃李情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  
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  
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

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齊賢曰  
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  
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居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  
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單駕  
即日幸其館光則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  
為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  
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  
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性  
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御犯座甚急帝笑曰  
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  
其釣處為嚴陵灘焉漢書鄴食其長揖不拜王贊曰孟子曰賢者以

其昭昭使人昭昭論語不義而富

一當萬乘之主晏子春秋星之昭昭

清風灑六人曰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

齊賢曰張景陽詩清風灑萬代謝靈運詩清辭麗藻惟南子  
曰猶條風之時麗曹子建詩光景不可攀陶潛詩歌竟長歎息  
千贊曰漢書王貢龔鮑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誣其志耕於  
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其十二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大易探元化群生

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曰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身  
世兩相棄漢書王貢龔鮑傳序嚴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  
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曰我聞數人得百餘錢足  
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  
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  
可見而不可得誠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  
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王贊曰此兩句意出於莊子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之意謂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  
平棄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  
也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西都賦曰發

思古之騶虞不虛來鸞鸞鳥有時鳴齊賢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

幽情草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玉篇鸞鸞鳳之屬說文鸞鸞神鳥也周興鸞鸞鳴于岐山士賈曰此乃喻聖賢不虛生其出

時也齊賢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

沉寔齊賢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

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誰

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

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

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賈曰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何

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

牽牛飲何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槎機石與騫

而還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

朔所識何圖括地象曰何精上為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東

南流漢書曰蜀嚴甚冥冥又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深

沉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江淹詩誰能測幽微此詩

雖詠史詩其自負之意亦深矣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

齊賢曰胡關胡虜之關若馬門關玉關陽關之類諸胡出入之門史記漢北地無草木多大沙鮑明遠詩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毛

詩何草不黃士賈曰顏延之曰胡風南埃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

大風揚沙鮑照詩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得光華後魏崔道固

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莊子終古不忒楚詞長無絕為終古按木落

元本作歲落齊賢本作木落木落理差順今從齊賢本禮記草木黃

落張景陽詩曰秋草含綠

傲盧諶詩曰登高眺遐荒

荒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

橫千霜嗟峨蔽榛莽齊賢曰說文漠北方流沙也史記匈奴

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杜佑通典大漠國在鞞國北與骨

師相接正觀二十一年通社預注左氏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左傳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千霜千年也如杜詩七暑三霜云

上林賦崔魏嗟峨服虔注漢書榛木叢生也蕪城賦薩莽香而無際

附州都督府並隸北庭都護府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蔡

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棘白骨不

借問誰凌虐天驕毒

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齊賢曰漢匈奴傳單于遣

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毛詩王赫斯怒聖皇元宗也元宗承國家富

庶侈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揚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

唐世為患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樂書鼙鼓者所鼓司馬五鼓推

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鼓之尤小者



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鼓既勞師於鼙鼓之間則陽和生物之仁盡變而為殺慘之氣矣士贊曰古詩借問歎者誰記樂記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陽和變殺氣發卒騷

### 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按唐書揚國忠薦鮮于仲通為

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羅鳳戰盧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後遣留後李交率兵十餘萬擊羅鳳敗死西川何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天下冤之則三十六萬當為二十六萬據吐蕃傳天寶二年吐蕃與閣羅鳳聯兵攻廬南劍南節度揚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眾六萬於雲南拔故州等三城獻俘口則南詔之橫實吐蕃助之也時羅鳳北臣吐蕃王贊曰禮記仲秋之月殺氣侵盛陽氣日衰蔡琰胡笳十八拍云聞是漢家天子方布陽和詩云哀哀父母又泣涕如雨且悲就行役

### 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

齊賢曰毛詩孝子行役論語吾

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孟子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史記婁敬齊人成龍西成猶守也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關山月古有度關山曲士贊曰毛詩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顏延年詩嗟予然行役蔡琰胡笳十八拍云關山阻脩方行路難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 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盧子諒詩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入伴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李牧多為奇軍張左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

七哀詩盜賊如豺虎今以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張虔陀為雲南人守可以戢豺虎哉士贊曰此詩揚子見以為討閣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徵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阻撓軍計上怒貶忠嗣漢陽太守父之從僕東郡而卒八載上命哥舒翰帥龍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播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累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旨開邊際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事嘗曰平世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也此詩雖微而實顯其深得風之體歟史記李牧傳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數歲無所得邊士曰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士悉勸習戰單于大率眾來牧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城漢張耳陳餘叙趙邊城漢張耳陳餘叙傳據國爭權還為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王隱晉書曰段匹碑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二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兵敗皆王出亡士贊曰鮑照詩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

棄我如塵埃齊賢曰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毛詩不我遐棄士贊曰

賢才齊賢曰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士贊曰史平原君傳李司曰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淮南子貧民糟據不接於口而虎狼能厭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後漢鍾離意傳蔡松何內人家貧為郎嘗獨直無被枕止食糟糠顯宗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詔太官賜尚書

方知黃鶴舉千

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鵠楚辭黃鵠之一舉方知山川之紆曲再舉方睹天地之闊方臨國中之衆人方託回斂乎尚羊王逸注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蘇子卿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士贊曰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豕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雞有五德君輕之以其近也飛來雙白鶴篇曰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詩豈出山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以曰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吁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

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求為人所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

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然  
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佛於是失劍華嘆曰先  
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吳王以國治子所作劍五  
純鈞二湛盧三豪曹四魚腸五巨闕示秦薛燭燭善相劍見純鈞曰  
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  
光如水溢於塘列士傳眉間尺者眉間廣一尺楚人干將莫邪之子  
楚王夫人抱鐵柱心有所感後產一鐵楚王命莫邪鑄為雙劍一雌  
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常悲鳴王問群臣群臣  
曰鳴雌憶其雄王怒收莫邪殺之土質曰按此篇是用吳越春秋楚  
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荅雷煥書之事而成詩其間芙蓉字却  
出越絕書今子見所引張華事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者不  
載出處詳味似是越絕書語句復爾乖訛豈當時率爾不經點對邪  
抑不祖越絕而它有傳記如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之因詳錄全  
文于后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  
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父生乃自殺闔閭痛之  
葬於國西閭門外鑿地積土文石為椁題羨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  
簪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今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  
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  
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  
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  
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  
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  
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  
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

故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  
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夢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  
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  
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  
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  
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董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側  
群神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何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  
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越絕書  
外傳記寶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  
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  
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  
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王曰  
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  
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金絕鐵鏗胥中  
快如桑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陛  
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鈺爛如  
列星之行觀其光輝輝如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鈺爛如  
煥煥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  
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  
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素蛟龍捧鑪天  
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  
刑三小刑二一日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

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甚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甚  
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卧而寤得吳王甚盧之劍將首魁  
標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擊楚曰與我甚盧之劍還師去汝  
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吏之甲三事闔  
閭使專諸為秦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  
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董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  
歐冶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  
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質如耀雪  
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盧甚詩緇成飛沉鮑  
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  
底楚關有崇高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  
不隔千祀儻還并太白之詩似擬此作故全錄之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  
藍洞天存焉婺州亦有金華山  
供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  
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  
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  
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  
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名初平是卿弟非邪初起問之驚喜  
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  
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  
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此

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  
寧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被  
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  
鄉里諸親死亡畧盡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平  
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  
焉郭璞遊仙詩駕鶴乘紫煙士贊曰劉向列仙傳贊曰丹火翼  
輝紫煙成蓋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士贊曰史記留侯世家曰  
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耳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史記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張景陽詩憂來令髮白

不知繁華子擾擾何

所迫崐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魄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日繁  
華子鮑明遠詩擾擾遊宦  
子崐山崐崙山也西京賦骨瓊藥以朝食陸士衡詩上山採瓊藥江  
掩詩隱淪駐精氣士贊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騁古詩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淮南子掘崑崙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珠  
樹玉樹瑤樹不死樹在其西少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瓊  
樹在其北楚辭骨瓊藥以為根淮南子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  
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郭璞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  
之精魄此亦遊仙詩其  
間微寓嘆世之意而已

其十八

天津二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任助以萱草花為療  
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漫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  
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水左太冲詩云俯仰生榮華吐  
嗟復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王贊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  
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象天河橫橋南渡前  
以伏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

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

城樓

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

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

行人皆辟易志氣橫高立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

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

鴛鴦雙雙戲庭幽

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

衍尤

黃大空嘆息綠珠成覺讎

何如

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任助以萱草花為療  
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漫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  
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逐東流之水左太冲詩云俯仰生榮華吐  
嗟復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王贊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  
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象天河橫橋南渡前  
以伏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碑易師古曰開張而易其本歟懷舊賦傍眺高立即高山也王贊曰  
禮記志氣塞乎天地猶岳懷舊賦不歷高立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古樂府入門各自媚孟子曰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棟題數尺我  
得志弗為也蜀都賦曰吉辰良置酒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粟  
萬鐘列鼎而食南都賦  
珍羞琅玕充盈圓方  
齊賢曰南都賦齊僮唱方列趙女座南歌方  
起鄭舞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西  
京雜記茂陵富人表廣漢於此邱山下築園傲水養紫鴛鴦佳羽古  
今注鴛鴦雌雄未嘗相離王贊曰任彦升表曰雖空無趙女而門多  
好事呂延翰注曰趙女歌舞妓也潘岳詩簫管悲且清梁元帝纂要  
齊歌曰謳吳歌曰俞楚歌曰豐岳歌曰哇宋禮樂志鴛鴦七十二羅  
成行  
齊賢曰揚擘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老子曰功成身退  
衍尤  
天之遺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如  
此王贊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  
黃大空嘆息綠珠成覺讎  
不乘燭遊李少卿詩三載為千秋  
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  
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  
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  
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王贊曰季斯黃大車見擬恨賦住

鷓鴣子散髮掉扁舟

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學會稽之  
為鷓鴣子皮之陶為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鷓鴣者言若盛  
酒之鷓鴣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贊曰鍾會遺榮賦散髮  
抽簪束絕一丘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張孟陽詩散髮歸海隅此  
詩之作其有所諷歎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關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  
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  
退為高也今以唐史攷之謾舉最顯者而言如國忠毛仲輩後皆遭  
難則太白此詩亦可謂有先見之明者矣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大清

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  
古詩纖纖出素手王逸注楚辭芙蓉蓮花也洞仙傳茅遂入華山修  
道白日升天先邑中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大清又孫  
文陽王文上與呂文敬曰我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來採藥以成  
新學者士贊曰爾雅華山為西嶽尚書西巡狩至于西岳曰西岳  
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  
迢牽牛星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石龜  
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  
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徹雨不加益旱不減耗  
祠內有玉石馬一疋焉淮南子臺簡以游太清 霓裳曳廣帶

飄拂昇天行

齊賢曰鮑照昇天行云雲卧恣天行王贊曰  
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古樂府覽衣曳長帶邀

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高祖  
二年八月武帝開居殿上忽一

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所在士贊曰謝靈運詩高揖  
州外唐開元記華岳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問居  
者中山人也服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  
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  
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  
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謂帝謂帝好道見之  
必加優禮而帝問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  
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山之華山尋之到其嶺絕  
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床  
有數仙童執節立其後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齊賢曰郭璞遊仙詩  
詩實至駕輕鷗大白為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天已而綠山  
反借号洛陽則太白真能全身遠害矣士贊曰老子曰恍恍惚惚其  
物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  
冠纓 齊賢曰孟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蓋登泰華山而望之則俯  
千里揚子原野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司馬相如喻巴蜀檄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曹植詩豺狼當路衢李善曰豺狼以喻小人也

按唐史至德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軍皆給空  
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  
又聽以信牒授以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招統攝不復  
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  
將軍告身一通纒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稱大官而執  
將役者名器之盛至是而極焉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  
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纒也  
大白此詩似乎紀實之作豈祿山入洛陽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齊賢曰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鞏齊師敗績之  
三周華不注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為齊州爾雅有美稟郭璞  
曰別名芙蓉王贊曰按桑欽水經濟水入東北華不注山鄒道元註  
曰單椒秀澤不連處以自高虎牙綠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  
望同點黛山蕭颯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  
下有華泉

挾兩青龍

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  
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嶠山  
見姜門子乘白鹿而行王贊曰列仙傳衛叔卿乘雲駕鹿傳于華山  
石上道之不可得又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青百餘歲臨去呼酒  
家姬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姬因各騎之  
乃龍也上華陰常於山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此用其事以伸己意

也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  
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王贊曰陶潛賦曰含言笑而不分惟南子  
忻然常自以為洽漢酈食其傳曰吾所願從游沈休文詩所願從  
遊泣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齊賢曰陸士衡詩嗚咽辭密親

也王贊曰陸機詩親友多  
零落選古詩一彈再三嘆

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

齊賢曰  
北山移

文青松落蔭白雲誰侶蘇子卿努力愛春華王贊曰尚書勗哉注曰  
勉也鮑照詩願君松柏心採照無窮極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  
心也故買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絕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  
白水而旌信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分年各千里去去何時還

齊賢曰王仲宣詩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王贊曰顏  
延年詩首路鳴險艱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歇又紅顏零落歲將暮  
寒光宛轉時欲沉江淹別賦曰造分手而銜涕謝宣遠詩分手東城  
闌古詩離家千里客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江淹詩游子何時還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

齊賢曰大藥證云紫余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古詩服食求神仙  
多為藥所誤王贊曰鮑照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曰寓  
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孫  
子兵法曰速如飄風抱朴子曰鄭生唯見授金丹之經謝惠連詩母

首白 撫已忽自笑 沉吟為誰故 名利初肯熱 安得閑

余步 齊賢曰 阮籍詩膏火自煎 曹子建詩志士營世業 小人亦

帝如我求蒼蒼 但煙霧 秦始皇曰 後數年求我於蓬萊 山詳

見第七首詩 註莊子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 紅掩詩 太谷晦蒼蒼 此篇

遊仙詩 意分三節 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 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

咽 第三節是別之際 忽翻然自悟而笑曰 沈吟位別者為誰故哉

在廿幾時 不過為名利煎熬耳 於己分上 事初何所益 末四句是决

意 遠遊之辭 謂終當高舉 但留遺跡於人間 雖帝者求之 且不可得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 遺響飛青天 徒勞歌此曲 舉世誰為傳

試為巴人唱 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 宋玉對楚王問曰 客有歌

屬而和者 數千人 其為陽阿 鍾露國中 屬而和者 數百人 其為陽春

白雪 國中 屬而和者 數十人 引商刻羽 旋以流徵 國中 屬而和者 不

過數人而已 是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 陸士衡詩 遺響入雲漢

曰 張奐與崔元始書曰 匈奴若非其罪 何肯吞聲 寡婦賦 撫衾惻而

歎息 士贇曰 鮑照詩 心非木石 豈無感吞聲 躑躅不敢言 江淹恨賦

莫不飲恨 而吞聲 陶潛詩 歌竟長嘆 息持此感人多 漢傅姬傳 漢王

心悽然 憐憐 姬莊子曰 客悽然 變容此篇 感歎之詩也 高才者 知遇

之難 卑劣者 投合之易 古猶今也 士負才而

不遭 能不讀其詩 而為之吞聲 歎息也歟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 幽咽多悲聲 胡馬顧朔雪 躑躅長嘶鳴

齊賢曰 三秦記 隴坻在天水郡 其坂九回 登者七日 乃越上有水四

注下名隴 頭水毛善詩 傳咽憂不能息 感舊賦 胡馬仰朔雲 嘯賦 奏

胡馬之長嘶 向寒風 乎北朔 藉白馬 賦望朔雲 而躑躅足 士贇曰 隴頭

水事 見一卷 註魏武帝詩 北風聲 正悲 選古詩 胡馬依北風 鮑照詩

胡風吹朔雪 千里渡龍 感物動我心 緬然令歸情 齊賢曰 張

山又安能 蹀躞垂羽翼 物多所懷 沈憂結心 曲又曰 感物多思 情貫達曰 緬思 貌王贇曰 曹

植詩 感物傷我懷 阮籍詩 遠望令人悲 春氣感我心 陸機詩 曰 緬然

若雙 階陶潛詩 曰 緬然 階層丘 昔視秋蛾飛 今見春蠶生 嫋嫋秦柝葉

萋萋柳垂榮 齊賢曰 毛詩 昔我往矣 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 雨雪

霏霏 曹子建詩 昔我初遷 朱華未稀 今我旋止 素



雪雲飛大白意同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主矣系  
華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得歸王質曰沈休文詩寧憶春蠶起楚辭嫋  
嫋兮秋風王逸曰嫋嫋風吹木動貌謝玄暉急節謝流水驕心  
詩桑柘起寒煙松康詩妻妻綠林舊榮場暉

### 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齊賢曰王逸楚辭注謝  
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

###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晚節悲年促郭泰幾詩天寒知憊凍  
王質曰江淹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陰往來詩野有蔓  
草零露團團注云傳傳然盛多貌傳本作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團團  
蒲葉露張景陽詩庭草萎以綠曹植詩庭中有華樹綠葉發華滋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

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羸海內忽如鳥過目又傷滕於邪志何為戶  
結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

王質曰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芊芊若何滴滴音步耶切或作涕傷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  
寡人將去斯而之何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  
肉可得而食驚焉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子晏子  
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  
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  
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  
吾君方將簞筮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  
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數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  
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  
景公慙焉舉觴自罰

瀾世路有屈曲二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  
人苦不知足既得龍復望蜀魏公苦寒行羊腸坂詰屈古詩書短若  
夜長何不秉燭遊王質曰二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雖太白  
造詞如此然其意却祖於左傳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  
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所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為  
事使者歟此篇大意謂人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  
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去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斯世  
常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如此不知止足則百年之內惟當  
夜夜遊宴以留連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太  
白此詩言不盡意而意在其中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此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劉公幹詩廣路揚埃塵天台賦羲和亭午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史蘇秦既為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裾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侯多第宅甲宅猶甲第也王贊曰漢田蚡傳治宅甲第諸第田園極膏腴路逢鬪雞者冠也

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民鬪雞走狗陳思王名都篇鬪雞東郊道左太冲詩冠蓋蔭四術齊長沙威王鼻當沈沈之事起是多是從武容赫奕都街人曰煥煥蕭蕭四繳鼻息軒

鼻息劉邵趙郡賊賊氣成虹蜺孟子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士贊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又陳鶴撰東城老父傳云賈昌生七歲能過人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室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外戚貴王侯家傾帑破產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喂而馴使之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意即日為

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闌雞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童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聞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二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綉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喪車八月五日千秋節賜天下酬或酬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綉紗襦袴執鐸導群雞叙立于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彌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史疆者前弱者後隨昌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賊毬踏繩舞于竿頭者意索氣阻已俊巡不敢入豈教孫擗龍之徒歟太白此詩似為此等而作西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日月不高其輝不赫曹植七啓慷慨則氣成虹蜺尚書休湯惟厲莊子休湯之恐不監於心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天下侵暴諸侯充室樞戶驅人牛馬士贊曰逸士傳堯父堯時隱人年若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還恥令牛飲其下疏也史准陰傳蒯通曰跖之大吠堯非其主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為賈昌華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為跖行而太白輩為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歎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齊賢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集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澆薄也梟

與澆同王逸注楚辭桂樹芬芳以與屈原之忠良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枝離騷擊木根以結蔭方貫薛荔之落蔡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濟曰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晉武帝紀制曰武皇制奢侈以變儉約正澆風而反傳朴選王簡栖撰頭陀寺碑文澆風上瓜淳源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古詩蘭芳無人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芳聊淹留陸士衡詩熱不息惡木陰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

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齊賢曰淵明詩日入群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天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士贇曰史天官書曰亦有天運類延年詩飛奔互流綴宋玉招魂曰歸來歸來不可以託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為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

採芳桂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伸上世喪道之意也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此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此兩句伸上世喪道之意也大運有與沒群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大運有與沒而此而己可勝嘆哉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决意為有道者之歸廣成子乃上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吁讀此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

齊賢曰華美芬芳木末王逸注芙蓉荷也生水中玉篇荷芙蓉蓮荷實社預注左傳美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謝莊詩秋榮冒水

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齊賢曰張翥曰

辨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陸士衡樂府秀色若可食尚書至治教香七命曰飛霜迎節士贇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王康瑀詩菊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阿史記崑崙山上有華

池陸士衡詩移居華山邊王寶曰陸機詩結根與且堅孟子得其所哉魏文帝詩夕宴華地陰此篇荷與華地比也與謂君子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為世所知常忠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羅敷歌秀色若可食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王寶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二重階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以碧草晚坐泣秋風寒

齊賢曰艷歌淑貌耀皎月美女篇曰容華耀朝日漢書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亦此意王寶曰莊子眉目顏色之好織手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感陽城迷下蔡江淹詩閨草含碧微

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各都篇曰清晨復來還美女篇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如又曰齊大非吾偶江淹詩畫作秦玉女乘鸞向煙霧陸士衡詩思駕歸鴻羽此翼雙飛鸞王寶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曹植詩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此詩比與與二十六首同意謂懷才抱藝之士惟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士有志而不遇者讀之能

不一唱三嘆而有餘悲也邪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

士寶曰陶潛詩東方有一士常有好顏容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

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士寶曰張景陽詩秋草含綠滋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草記哀公問

一誰成功齊賢曰人之容色易變如時景易過草綠俄白且晝俄夜不覺蒼鬢飄然成衰蓬矣劉備見髯裏肉生慨然流君子變猿鶴小人

為沙蟲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齊賢曰莊子廣成子曰我修身二千百歲吾形未嘗衰又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駕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士寶曰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此言人暫少忽老光景易流千變萬化未始有塊然不若仙化之為高也

三季之分戰國七雄成亂麻

齊賢曰三代之季分為戰國韓魏燕趙齊楚秦號為七雄春秋孔演

圖天運三百歲唯維代起班固賓戲七雄墟關兮裂諸夏前漢天文志秦以兵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士贊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且亡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王風何然怒世道終紛拏**齊賢曰王國之風黍離以下是也士贊曰詩大序亂世之音怨以怒又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曰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又芒繁亂譯巧偽紛拏

**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運乃高舉

**沙**齊賢曰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若

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誠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善之名道德經乃與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之所終士贊曰淮南子夫至人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抱朴子曰故龔賢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唐以老子為祖太白乃與聖皇帝九

**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齊賢曰古詩聖賢

出孫故稱吾祖

嗟復周枯抱朴子曰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蟻蟻之粮

終與塵壤同體令人坦然心熱不覺咄嗟士贊曰此詩其作於安史

